

那个我们认定会发生难忘故事的地方，时间绕开了它，
而我们还傻傻地埋头往前走。
在还没开始之前，上帝已经替我们想好了结局。
你听见时间在滴答滴答地响，
那是骗人的……

Lasa Cairo

张正茂

著

从拉萨到开罗： 青春是一场无憾的远行

飞天出版传媒集团

甘肃文化出版社

Lasa Cairo

从拉萨到开罗：
青春是一场无憾的远行

张正茂

著

飞天出版传媒集团
甘肃文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从拉萨到开罗：青春是一场无憾的远行 / 张正茂著.
-- 兰州：甘肃文化出版社，2015.4
ISBN 978-7-5490-0853-7

I. ①从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S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098684号

从拉萨到开罗：青春是一场无憾的远行

张正茂 | 著

责任编辑 | 李浩强 甄惠娟

封面设计 | 陈晓燕

出版发行 |  甘肃文化出版社

网 址 | <http://www.gswhenhua.cn>

投稿邮箱 | press@gswhenhua.cn

地 址 | 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1号 | 730030(邮编)

营销中心 | 王 俊 贾 莉

电 话 | 0931-8454870 8430531(传真)

印 刷 | 兰州新华印刷厂

开 本 |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
字 数 | 403千

印 张 | 25.5

版 次 | 2015年4月第1版

印 次 | 2015年5月第1次

书 号 | ISBN 978-7-5490-0853-7

定 价 | 39.00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(举报电话：0931-8454870)
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我们联系)

看一场青春走秀

大学已经不是象牙塔，可能有一半的年轻人要从这里走过，要在这里留下最美丽灿烂脚印。如果没有一部描写大学生生活的好小说，那是文学的缺位；如果没有一部在校大学生写的大学现实生活的小说，那将是时代的遗憾。

《从拉萨到开罗：青春是一场无憾的远行》的作者张正茂，今年大学四年级，可谓是第一现场目击者。他写的小说，鲜活水灵顶花带刺，好像还生长在花园里，读来不仅清新鲜活，还能感受到成长的活力。其实这还不是他的处女作，在大一的时候，他就捧出一部沉甸甸的诗体小说《诗城》，语言很是空灵优美，我也和他进行过几次商讨，提出了一些我的看法。此书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后，在同学们中有一定的反响。一年后，他竟然又写出了这部《从拉萨到开罗：青春是一场无憾的远行》。

读这部小说的时候，首先感到的是张正茂文字功底上的惊人进步。只读数页，我就被深深地吸引，震惊和喜悦，也从内心升腾翻滚。感觉最强烈的，就是语言的简洁空灵又有张力，无论是描写还是对话，都像一群极有语言天赋的大学生在诉说。那口吻，那俏皮，那活泼，无不活灵活现地透着时代气息。

随着阅读的深入，又会发现，这部小说更吸引人的还是生活。我曾经对他说过，他的不足是缺少社会生活，他的优势是富足的校园生活，扬长避短，他应该写原汁原味的校园生活。果然就写出来了，写得那么好，那么生动形象，那么有画面感。读来仿佛置身于我的一群学生之中，和他们说笑，和他们嬉闹，和他们欢乐，和他们沉思，和他们悲伤。这样的阅读体验，无疑是一顿精神大餐，除了香甜甘美，也让我回味思考。

当然作品中也有不足，比如矛盾冲突不够深刻集中。可话说回来，我们不能让一部作品面面俱到千篇一面，就好比一桌盛宴，如果菜都是一个味道，那将是毫无意义的浪费。而这部《从拉萨到开罗：青春是一场无憾的远行》，也许只是美味佳肴中一道味道独特的小菜，唯其独特，才有它独特的价值，尝尝会让你口味一新。
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

史生荣

甘肃省文学院荣誉作家

能不能允许我再叫你一声“亲爱的”？那是我无数次说过，并想永远重复下去的一句话。以为诺言至少有几句会实现，以为该来的迟早都会来，以为每一个故事的展开都沿着事情发展的顺序，原来不是！

光阴是一只袋鼠，纵身一跳，躲过了我们瞅好的目的地。那个我们认定会发生难忘故事的地方，时间绕开了它，而我们还傻傻地埋头往前走。知道吗？在还没开始之前，上帝已经替我们想好了结局。你听见时间在滴答滴答地响，那是骗人的，其实它早就金蝉脱壳，逃得不见了踪迹。

早晨，阳光透过窗户撒在床上，明媚灿烂。李俊辉睡醒了，喝了一罐啤酒，打开电脑开始玩游戏。每次玩游戏前他都会挂着QQ，不为聊天，只是看看别人的心情和近况。眼前有一个头像刺激着他，李俊辉盯着屏幕半天没看出是什么。已经拉下去了，他忽然意识到了，返回去，果然不出所料。不可思议，何思雨的头像竟然亮了！李俊辉突然感觉何思雨就在自己身边，只要一个电话甚至一条短信自己就能见到她。闭上眼睛，她就站在身后，会悄悄地蒙上自己的眼。一切记忆，就像一台模糊的黑白电视突然换成了液晶屏，清晰无比。

李俊辉给对方发消息，没人回复。他不自觉地发了五个字，“小雨，快出来！”这是他以前经常发给何思雨的一句话。

五分钟后才收到回复，这五分钟内李俊辉把那五个字发了几十遍。他甚至坚信，电脑那头的何思雨看着屏幕正在偷笑，故意不回复，故意让他着急。

“不是本人！”

这样的回复让李俊辉一下子失望了，他觉得极度空虚，这沉重的空虚，让他觉得呼吸都有困难。

“小雨，快出来！”

李俊辉一遍接一遍地发着这个消息。再没收到回复，但李俊辉知道，如果那头是何思雨，她将如何回复。

“不要再发了，我是邵子丰，今天想帮她打理一下空间，忘了隐身。”

“子丰，你怎么样！现在还好吗？”

“有时间了回个电话，我有些事想跟你说！”

看完回复，李俊辉看到何思雨的头像又成了灰色，寂寂的灰色。

盯着这个灰色的头像足有二十分钟后，李俊辉突然大吼大叫起来，把鼠标键盘摔在地上，踩得粉碎。他以为自己可以坦然面对了，可是他忽然发现，长期以来的那些坚强全是伪装，想要冷酷到底，到底还是不堪一击。

重回西藏，他们打算走四年前的路线。盒子装在蓝天的背包里，与四年前的那次旅行比起来，行李更少了，但这次旅行必定比上一次更加漫长、更加辛苦。

车厢里的音乐还是有些忧郁,让旅行者的心情也跟着变得沉重。天色渐渐暗了下来,也许因为累了,也许是被照在身上的那一抹绯红感染了,所有人都自觉不自觉地维护着车厢的安静。安静,城市永远教不会我们的东西。

一道闪电划过,心中豁然开朗。看看窗外,天还未黑,黄河沿途的路灯已经悄悄亮了起来。只见河水不见河岸,乍一看,火车像是漂在河上的一条筏子,逍遥自在。雨下得正欢,地面上湿漉漉的,深深地吸上一口气,有一种飘然欲仙的感觉。

“小雪也会来,”邵子丰突然说道,“我给她打了电话,她不愿意和我们一起走,说到西藏会合。”

“小雪!”

蓝天听着这个名字,忽然有一种荒凉感涌上心头。

他已经整整一年没有见到唐梦雪了。这一年,蓝天很平静地面对一切。这在一个早晨他突然发现这一切并不使自己多么难过。非但如此,甚至有好长一段时间,他都记不起这个人。真的,什么都没有变,该怎样还怎样,就像从来没有牵过手,甚至就像那个下午彼此没有碰见过。

邵子丰想说话,但大家都不开口,三人就又陷入了沉默。

史小婷头也不抬地在看《窗边的小豆豆》,邵子丰在看电影,蓝天手机没充电,也没带书,只好趴在窗前看风景。

天已经黑透了,路灯显得格外亮,特快列车飞成了一只英姿飒爽的燕子,欢快地在两道黄线之间穿梭着。

晚上十二点多,史小婷饿得不行了,说要吃泡面。蓝天要帮史小婷,史小婷不肯,说自己也想站起来活动活动。谁料想,史小婷摇摇摆摆地端着泡面回来时被一只脚绊倒了,泡面泼了一地,她自己 also 沾了一身。更倒霉的是,一股汤泼在了一位孕妇身上,孕妇旁边的男人指着史小婷的鼻子大声咒骂。蓝天和邵子丰跑过去,不敢还嘴,只是一味道歉。

史小婷原本心情就不好,又被人骂,感觉非常委屈,跑到洗手池边哭去了。

蓝天让邵子丰去安慰安慰史小婷,邵子丰非让他去劝劝。谁都不想去碰钉子,两个人都不去又不行,只好两个人都去。不劝不要紧,一劝,史小婷感

觉有了依靠，越发扯着嗓子哭了起来。前后两个车厢里的人听见这声音，都伸长脖子看，甚至有人特意跑来瞅一眼。

没办法，蓝天只好回到座位上，泡面也没心思吃了，就听着史小婷哭。

邵子丰还木木地在池子边站着，不敢安慰，又不愿走开。

快一点时，史小婷终于不哭了。她洗了一把脸，又从口袋里拿出一把小梳子梳了梳刘海，叫醒靠在洗手池边上打盹的邵子丰，两人都静静地回到座位上。蓝天已经睡着了，邵子丰让史小婷吃点东西，史小婷摇摇头，靠在沙发上睡了。

邵子丰也觉得困，闭上眼睛，却怎么也睡不着。睡不着，又无事可干，他就一直盯着睡熟了的史小婷看，却越看越精神。直到天亮，邵子丰还大睁着眼睛。蓝天睡醒了，伸个懒腰，问他睡着了没有，邵子丰摇摇头说：“现在就睡。”

三人就这样熬过了二十六个小时，没怎么说话，也没吃多少东西。时间过得格外慢，慢得人呼吸困难。

火车打了最后一声笛，天已黑透，陷入拉萨市的灯林光海之中。闪动的街牌上多了淳朴又让人倍感轻快的藏文，读不懂的文字让人的身心完全解脱，缺氧的空气，为人们带来了触及心灵深处的慰藉。几人在柳梧大桥旁的一家川菜馆吃了饭，找到四年前的那家旅馆，都早早睡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大家刚收拾好行李，唐梦雪打来电话说到宗角禄康公园会和。

唐梦雪不是一个人来的，蓝天远远地看见一个身材颀长的男孩牵着她的手。这一幕，让蓝天心中霍地空荡荡了！他明明知道，但还是措手不及。

唐梦雪迈着一字步优雅地走来。透过唐梦雪白色半身旗袍紧紧包裹着的妖冶的S曲线，蓝天恍然看见了她的胴体。那一日，喝完酸奶之后，唐梦雪被蓝天抱进了自己的房间。她静静地躺着，撷取了黑夜灵魂的发，蓝宝石炼成的眼睛，牡丹花蕾里刚刚绽放出的脸蛋儿，纤嫩白皙的脖颈，吞了阳光精气挺拔且丰盈的乳和其间幽光闪闪的一线天，纤细的蜂腰……蓝天的目光束翅跌落，再无力飞走了。他强忍着欲望，跪在唐梦雪的身体前足足欣赏了半个小时，才像野兽一样扑了上去。可是他很快就后悔了，而且至

今悔恨不已！

这悔恨又让蓝天想起了苏蕊。苏蕊哭着问他为什么要这样，他不回答，面对第一次，蓝天自己心中也忐忑不安。他刚把苏蕊的衣服脱掉，她就蒙着眼睛趴在床上，大声嚎哭起来。蓝天揪着自己的头发，但还是忍不住看她那白玉般典雅的足，月光样弹性丰腴的腿，比水蜜桃更浑圆饱满的臀，弯弯如虹的腰肢和柔滑如瀑的背。

浅黄色床单上一叶鲜艳的落红，忽然转换成了纯白色床单上圣洁的液体。当蓝天推开门，石佳正用墨色的卡通眼睛看着他。她的棕色头发垂在浅黄色的木质地板上，宛然凝固的妖火，透明的唇瓣，乖巧玲珑的身体上以玻璃杯口为曲线画成的乳房，种了桃色的乳晕，交作鱼尾的秀腿，清水雕成的三寸玉莲……

走近了，可以看清唐梦雪了，熟悉感和陌生感激烈碰撞，把蓝天的回忆荡为齑粉。唐梦雪开始化浓妆了！还剪了短发！这是蓝天万万没想到的。但是不得不承认，与生俱来的美与化妆后的艳完美融合，把她塑成了一件活生生的艺术品。

蓝天不知道该怎么和她打招呼，他只觉得陌生，完全陌生。可是在他的设想中，他们见面后，至少应该有一个拥抱。

是啊，我们总觉得了解彼此，但事实证明——并不是曾经形影不离就会熟悉，并不是朝夕相处就能了解。毕竟，我们不过是和对方的世界有一个小小的交集。渐渐地，我们不得不去交集以外的地方，你还是你，我还是我，我们熟悉过，但互不了解。这并不奇怪，因为我们甚至不了解自己！

“子丰，小婷，好久不见！”唐梦雪微笑着说。

“是啊，”邵子丰说，“有一年多没见面了，你一切都好吧！”

“好！”唐梦雪说。她的笑依旧纯洁无瑕，灿烂美丽。

“你还是那么漂亮。”史小婷看着她，没带什么语气，淡淡地说。

“是嘛！”唐梦雪抓着史小婷的手，很不自然地说，“你可比以前更漂亮了！还有子丰，瘦了好多，英俊了！”

“姑娘，你不认识我吗？”蓝天和江海握完手后问唐梦雪。

唐梦雪轻轻地点点头，但是没看蓝天一眼。

“可是我怎么觉得你那么眼熟呢？”

“对！”唐梦雪这才侧头看了蓝天一眼，似笑非笑地说，“我们只是面熟，并不认识！”

蓝天看着唐梦雪，觉得更加陌生。他没想到，短短一年时间，能把两个人的距离拉得如此远！

“哦，你还认识她就行。”蓝天说着，从包里拿出了那个盒子。

盒子用一块白布包着，乌黑，崭新，上面雕刻着看不懂的花纹。

“什么？”唐梦雪问。

“这是……”蓝天话到嘴边，却犹豫了。

蓝天的犹豫让唐梦雪一下子明白了，她不敢看那个盒子，滚烫的泪水已经成珠成串。

“不要哭，没意义，再说都是那么久以前的事了。”

“我来抱着吧！”唐梦雪说着伸手去接。

蓝天双手把盒子递过去，在触到她的手掌时，他的手停住了。那种暖，清澈透明，像一条游蛇在他的内心深处摇首摆尾，浪花四溅。虽然只有短暂的一瞬间，但搅乱了他的心。

“李俊辉已经在路上了，几分钟就到，”邵子丰说，“我们等等他。”

“都两年没见他了，也不知变成什么样了！你们再见过面吗？”唐梦雪问。

“没有，”邵子丰说，“电话也只打过不多几次！他很好，已经当班长了。你们呢，一定连电话都没打吧？”

“是，他走以后就没有电话号码了。再说，他在部队，接电话一定不方便。”

“我打过一次，”史小婷说，“他拒接，就再没打。”

“看看！”蓝天指着一辆白色出租车说，“我们的官爷来了！”

李俊辉一身军装站在大家面前，所有人都吃了一惊。他比之前壮了很多，黑了很多，当然，也更加帅气了。绿色一直是最适合他的颜色，与他的肤色、体型和脸型都是绝配。可是，眼前这个穿着深绿色军装，打着浅绿色领带，穿着黑色皮鞋的高个子男孩，怎么看都不像两年前的那个同班同学。

“看我的肩章！”李俊辉用大拇指指着自己的肩膀对蓝天和邵子丰说。

“就知道你了不得！”蓝天说着，伸手去摸那半个书名号。

“过得好吗，李班长？”唐梦雪问。

“每天过同样的生活，到今天一共重复了五百遍，没什么好不好，不过每天都很充实。”

“对以后呢，有什么打算？”

“继续当兵，继续重复同样的生活！现在发现，只有这里最适合我。”

“看样子你是如鱼得水啊，”史小婷说，“下次见面，估计就得叫你李师长了！呵呵，也不知道当了师长还能不能见面呢。”

“那可不一定，说不定下次见到我，是在哪里摆地摊呢！”

“女朋友呢？”一直沉默的邵子丰突然问。

李俊辉盯着邵子丰打量了半天，冷笑着说：“哪里有什么女朋友，又不像在学校，在这里见个女孩都难。”

“不会吧！”邵子丰说，“就算只有一个女孩，那也该是你的！”

“有也不找了，没意思，过两年找个合适的直接结婚就是了。”

“别说这个了，”唐梦雪打断他们说，“都当班长了，就不想带我们去哪里看看？好不容易来一次，得让你好好破费一下。”

“好啊，西藏你们都玩过一次了，也没什么新鲜地方，带你们去见个人吧。”

“什么人？”

“我女朋友！”李俊辉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嘴角带着一丝无奈的笑。

“就是嘛！”蓝天说，“你怎么可能两年了还单身，鬼都不信！”

“没必要见，我不想认识，”邵子丰不耐烦地说，“你难道不知道我们今天是来干嘛的？”

蓝天不说话。

唐梦雪摇摇头。

“走吧！大老远来一趟，今天不见，以后会后悔的！”李俊辉说着，已经搂着邵子丰的肩膀转身走开了。

走到布达拉宫广场，大家都以为到了，李俊辉却伸手挡住了一辆出租

车。

“还要打车去吗？”邵子丰说，“你让她过来见我们不就行了！这么多人去找她一个，你们谁爱去谁去，我不去！”

李俊辉冷着脸不说话了，其他人也都默不作声。

“班长夫人，架子当然大一点嘛，我们过去也一样！”唐梦雪劝邵子丰说，“子丰，你别这样。”

邵子丰不言语，但从他的表情看得出，他还在生气。

“这个人你们都认识！”李俊辉说。

“不会是刘静吧？”蓝天问。

“肯定是，”邵子丰气呼呼地说，“我们都认识的还能有谁！”

“去了就知道了，我保证你们在五百米之外就能认出她。”

“是吗？难道她会发光？”史小婷说。

李俊辉不再言语，把邵子丰推上车，把蓝天推上车。又帮史小婷、唐梦雪和江涛三个人打了另一辆车。

出租车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，一下车，所有人都呆住了。

“原来是她！”唐梦雪话没说完，泪已经止不住了。

史小婷也跟着哭了起来。

蓝天和邵子丰都在强忍着，但泪珠子还是使劲往外窜。他们万万想不到，李俊辉把他们拉到墓地来了。

“何思雨！”这个名字离他们多么遥远。虽然他们在梦里无数次地梦到过，他们无数次看她的照片，但毕竟是遥远了，遥不可及。昨天，用尺子量量，少说也有几万英里了！一转身，她竟然就在他们面前。

“我为她买了墓地，立了碑，之前只有我一个人知道，现在，只有我和你们知道。希望你们不要让更多人知道！尤其是不要让她家人知道！好了，都到跟前去看看吧！”

“应该买束花。”史小婷说。

“不用了，我每周都会来换。”

“不一样，”唐梦雪说，“应该每人带一束！”

“行，”李俊辉左手指着西面的草地说，“那边空地上有油菜花，可以随便

采。”

何思雨的墓比前后左右的都干净许多。纯白色，白得让人无法坚持长时间凝视。墓碑上的照片发了黄，但依旧清晰。何思雨留着齐耳的短发，肌肤洁白，永远帅气又漂亮。需要很仔细地看，才能发现刻在墓碑上的字——“画家何思雨之墓”。

画家！她终究如愿以偿地成为了画家，她可以带着画板去任何地方。她坐在草地上画星星画月亮，她坐在街头画人来人往，也或许，她就坐在这块墓碑上，为眼前的人画肖像。她可以画一切了，抬起头看看，离我们最近的那朵云，兴许就出自她手。

唐梦雪觉得手里的盒子那么沉重，她的脑海里浮现出报到那天帮何思雨拿包的情景。那天，尽管走得非常辛苦，但她们是开心的。唐梦雪小心翼翼地放下盒子，跪坐在草地上，那种舒适感让她心酸。她对着盒子说话，就像对着何思雨。“为什么呢？小雨！为什么要这样？”唐梦雪一遍遍地重复着，她把自己说哭了。

“俊辉，我们一直以来都对不起你！”邵子丰哽咽着说，“其实你一直承受着比我们都大的痛苦！”

“你错了，说实话，当我得知那个消息的时候，我并没有感到痛苦。甚至她父亲在法庭上扇我耳光的时候我都没有感到痛苦。直到来西藏当兵，生活完全恢复平静以后，我才忽然发现，我是那么爱她，而这片草地，让我觉得她离我那么近。”

“她父亲把那一份骨灰交给我时，我也有这个打算，还等着过段时间办呢。”

“你哪来那么多钱？”邵子丰问。

“海波把‘红草地’所有的转让费都给我了，我把那钱和自己的积蓄都花在这里了。只能做这点了，如果不这么做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心安。我一直在想，我们是不是还欠她什么。”

“我们欠她一个梦想。”唐梦雪抽泣着说。

“对！是我毁了她的画展，我应该为她补办一个。”

“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？”邵子丰对李俊辉说，“她离开兰州时还不断地告诉我说她爱你，爱得不顾一切！还有你们，”邵子丰又对蓝天和唐梦雪说，“她把你们当成自己最好的朋友。可是在她最绝望的时候，谁都没有去看她，没有去安慰她，甚至连一条信息都没有。现在要弥补，怎么弥补？！迟了！太迟了！”邵子丰的眼圈红透了，泪珠趁他不备，纷纷滚落下来。

“我想在这里为她补办一个画展。”李俊辉说，“那些残缺的画都在我手里，这两年已经陆续修补完了，一共五十九幅。虽然都不全，但还可以用。”

看样子李俊辉早就准备好了。他打了一个电话，很快就来了两辆大车，一辆车上下来五六个穿绿背心的士兵，另一辆车上是桌椅和帐篷。

画展规模比上一次还要大，虽然只有几十幅残缺不全的画，虽然没有专业嘉宾，虽然参加画展的不足二十人。

乌云和阳光在天上僵持着，天空忽明忽暗。但这一次，阳光似乎占了上风，天上久久没掉下一滴雨来。音乐把草原的空气弹奏得格外灵动，十几个绿色的帐篷一字排开，显得很气派。画全部挂在绳子上，随着微风轻轻摇摆，像是活了一样。几人趴在桌子上，为每一幅画写评语，贴标签。

下午三点，一股烟灰飞上天空，几十幅画和厚厚的一沓评语一张张地随着草原风，飞到何思雨那里去了。就在众人做完了一切将要离开的时候，那场雨还是没忍住，瓢泼而下。

这一次，太阳忘了回避。看这场太阳雨，雨珠落地，红黄蓝绿。看那五彩缤纷的雨珠，那么晶莹剔透。那是仙女身上的宝石，顺着鲜嫩的肌肤滑落下来，滴滴答答，潮湿了人们的心。雨珠，敲打着万物，万物却无动于衷，一不小心，行者的心被敲得隐隐作痛。关于这个钢铁林立的世界，总想说些什么，但每次都欲言又止。

回到住处已经五点多了，几人并肩走在草原上，谈谈心情，每一言，都被周围的花草包装成了一句优雅的诗。

夕阳西下，几人在草地上铺了毯子，坐成一个圈聊天。这场景，简直和四年前一模一样。

赵子龙开着车来了,拉着烤箱和各种食物,还有半车啤酒。

“蓝天,让他们忙,我们一起走走好吗?”

蓝天放下手中的酒和唐梦雪走了,两人一左一右,保持着一米左右距离,谁都不说话,也没看对方,就这样静静地走了一个小时。

“当初和你在一起,不知道会不会比现在好一点。”唐梦雪先打破了沉默。

“和他在一起不好吗?”蓝天手里玩着一片草说。

“他很好,我很爱他!但你们不一样。和你在一起,我们总是有很多架要吵。和他在一起不一样,我们从来没吵过,一次都没有!可是我还是时时想起你。蓝天,你现在还单身吗?”

“是啊!”蓝天点点头说。

“要求不要太高,两个人能合得来才是最重要的。”

“可是我总会想起在巴黎的那个晚上。”

“我对他说了你,也说了那天晚上发生的事。他问我你在我心目中的位置,我说你是我的第二任男朋友,没人能代替,但并不是最重要的。”

“你说过,要把你的第一次给你最爱的人,却被我剥夺了。”

“对我的人生来说,这是瑕疵,但我不怨你。”

“你是追求完美的人!”

“现在不了,没有完美,追求不存在的东西会很累。”

“现实改变了你,而且变化很大。”

“一样啊,你不是也变了嘛。早点认清现实,我们才能更好地融入生活。”

“想想!整整一年没联系!”蓝天转过头看着唐梦雪,把手里的一株草扔进她衣领里,面无表情地说,“过着幸福的生活,也不知道给孤独的老情人打个电话。”

唐梦雪不说话了,好长时间才抬起头,眼睛湿漉漉的。“那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?是我的错吗?”

蓝天没开口,现在他更喜欢沉默。尤其和熟人在一起,他会不由自主地进入这种状态。

唐梦雪也不再开口,两人静静地在一块小沙丘上坐着。被雨水洗过的

天，蓝得让人不敢相信。那种蓝，冷冷的，直透人的心田，让我们觉得这个世界都是假的。夕阳也像被洗过了一般，那些还带着湿气的光，鲜艳得像刚钻出花苞的花瓣。空气是碧绿色的，深深吸一口，我们的胸腔都变得绿油油的。

这样的环境是容不得喧哗的，只适合安静。此时此刻，安静被赋予了一种强大的能量。身处其中的我们，只能由着它，没有任何力量抵抗，甚至连这样的念头都不敢有。

就这么坐了半个小时，蓝天终于开口打破了这安静。我们甚至能听到它破碎的声音，如同一层薄冰突兀地裂开了。

“迟了，走吧！”蓝天起身说，“再不回去，有人要被醋灌醉了！”

唐梦雪点点头，起身，与蓝天面对面站着。她整整了蓝天的衣领，犹豫了一刻说：“蓝天，抱抱我吧！”

这句话，在他们如漆似胶的时候，唐梦雪都没有说过，她是那么要强，那么高傲的女孩子。

蓝天的心跳整整加快了一倍，但他装作什么也没有听到，转身就走。

“蓝天，你真走？”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唐梦雪的声音光滑而又柔软。

“是！”蓝天很干脆地说。

“蓝天！”唐梦雪默默喊了一声。不像是在喊他，而像是在说给自己听。

不知为什么，蓝天看似坚定的脚步陷在草地里拔不出来了。

当蓝天正要张开双臂的时候，唐梦雪忽然紧紧地抱住他说：“别动，我吻你。”唐梦雪大睁着眼睛，这是她唯一一次睁着眼和蓝天接吻。唐梦雪吻得很认真，但不足一分钟就停止了。

这让蓝天措手不及，那一分钟里他确确实实没有呼吸。而这一分钟带来的快感，也是他从来没有体验过的。

就像初恋时一样，蓝天牵着她的手，慢慢地走下了山丘。

几个人都喝得差不多了，邵子丰早已败下阵来，躺在草地上睡熟了，身上盖着江涛的外套。李俊辉和江涛还在猜拳，看见蓝天来了，李俊辉吼道：“快来！躲哪儿去了？”

蓝天已经席地坐下了，伸出手做个划拳的姿势说：“今天唯求一醉！十三